

先秦禮書中保存的古語及其意義

葉國良*

一、前言

西元 1921 年，王國維先生有〈與友人論詩書中之成語〉及〈與友人論詩書中之成語二〉二文¹，文中歷舉《詩》、《書》中的「成語」，以為：「其成語之數數見者，得比校之而求其相沿之意義，否則不能贊一辭。若但合其中之單語解之，未有不齟齬者。」王先生指出：寫於先秦甚至早至西周的文獻，已有長久沿用的成語，既是成語，自是古語，而且由於長久使用，其語義往往發生若干變化，不能單靠字面的訓詁得到確解，而須廣泛比對更早的文獻或年代相近的文例，才有可能得其正解。王先生在該二文中便曾根據金文與西周書面文獻，糾正若干漢人的誤釋。從語言演變的常規看，王先生的論點無疑是正確的，而且富於啟發性。由於王先生在文中附帶談到《禮記·曲禮》中的「天王登假」和〈雜記〉所載的弔詞「如何不淑」亦是成語，讓筆者想到：先秦禮書中的某些用語和儀式進行中應對的措辭，保守性較一般言談強，往往保留時代較古的語言。如今人行喪禮，司儀會指示家屬「跪。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。興」等語，其中「跪」、「叩首」與「興」都是古語。²可以想見，先秦禮儀活動中應當也留有王先生所述的現象。這些現象，不一定只存在禮書之中，如《左傳》一書載有大量的禮儀活動，自可依王先生之法加以探討。本文以篇幅因素，想要加以探討的，只限於先秦禮書所保留的古語，並思索該現象的意義。

本文之寫作，目的在指出《三禮》與《大戴禮》中保留了一些比各該書或其中之篇章寫

* 葉國良，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，現任該系教授、文學院院長。

¹ 二文收入《觀堂集林》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，1975 年），卷 2。至於寫作年代，據洪國樑：《王國維著述編年提要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89 年）。

² 據筆者所知，「跪」先秦多稱為「坐」，漢人漸稱為「跪」，南宋以後，「坐」終於喪失「跪」的意思。「興」屢見《儀禮》。「叩首」，見《前漢紀·孝成一》。至於今日口語中習用的「叩頭」，則早見於《史記·吳王濞列傳》、《漢書·李陵傳》等。

定時更早期的古語，後人不應只以今本的「著成年代」來看待，而誤判了該等語言的時代，從而將該等禮儀的形成時代往後推遲，其結果是未能恰當掌握華夏禮樂文明的歷史實情。從學術意義看，本文的研究，是要為該等禮儀形成時代的探討，提供其中一種觀察的角度。

本文所稱的古語，主要有四種情形。第一種情形，是其措辭大量使用公認為西周時期作品中即已出現的成語，這說明了該措辭的使用由來已久，而非作品寫定時所造。第二種情形，如果禮書中用了許多作品寫定時的語言去解說文中的詞語，則說明了被解說的詞語乃是更古的語言，這反映出禮書中的語言有層累的現象，同時說明了禮儀也有層累的現象，因而該禮儀也不是作品寫定時所制定的。第三種情形，是禮儀進行中使用的對話語言，若其文法結構或訓詁明顯的異於敘事語言，情況有如上舉「叩首」與「興」之類，則可判定其為古禮語言的留存；換言之，該禮儀也有古禮之遺存成分。第四種情形，是長期使用的敬語，不宜用文法分析來處理，更不宜輕率的判定它的時代。以上這四種情形，都反映出先秦禮書所載禮儀也有層累的事實，因而判斷某種禮儀的形成時期，不能只以今本的「著成年代」為準，而應該將其時代推前；因為研究禮書，畢竟以禮的內容為最重要。

下文將各舉例證，加以分析，以為說明。

二、使用西周時期即已出現的成語

禮書中存在西周甚或周初即已出現的成語，如王國維先生舉出的「天王登假」和「如何不淑」即其例。茲舉《儀禮·士冠》所載祝「辭」為例以明之。

始加，祝曰：「令月吉日，始加元服；棄爾幼志，順爾成德；壽考惟祺，介爾景福。」

再加，曰：「吉月令辰，乃申爾服；敬爾威儀，淑慎爾德；眉壽萬年，永受胡福。」

三加，曰：「以歲之正，以月之令，咸加爾服；兄弟具在，以成厥德；黃耇無疆，受天之慶。」

醴辭曰：「甘醴惟厚，嘉薦令芳；拜受祭之，以定爾祥；承天之休，壽考不忘。」

醢辭曰：「旨酒既清，喜薦亶時；始加元服，兄弟具來；教友時格，永乃保之。」

再醢曰：「旨酒既滑，嘉薦伊脯；乃申爾服，禮儀有序；祭此嘉爵，承天之祜。」

三醢曰：「旨酒既芳，簠豆有楚；咸加爾服，肴升折俎；承天之慶，受福無疆。」

字辭曰：「禮儀既備，令月吉日，昭告爾字；爰字孔嘉，髦士攸宜；宜之于假，永受

保之。」

以上「壽考惟祺」見《大雅·行葦》；「介爾景福」見《大雅·既醉》；「敬爾威儀」見《大雅·抑》；「眉壽萬年」見閼頌鼎銘；「壽考不忘」見《小雅·蓼蕭》；「兄弟具來」見《小雅·頍之》；「籩豆有楚」見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；「受福無疆」見《大雅·假樂》；「禮儀既備」見《小雅·楚茨》；「髦士攸宜」見《大雅·棫樸》。至於文法結構相同而僅有一字相異者，則「淑慎爾德」《大雅·抑》作「淑慎爾止」；「旨酒既清」《大雅·鸛鳴》作「爾酒既清」；「永乃保之」《周頌·載見》作「永言保之」；「承天之祜」《小雅·桑扈》作「受天之祜」。以上所舉詩篇及銘文均為西周作品，自能證明〈士冠禮〉所記諸祝辭均傳自西周；諸祝辭既傳自西周，則三加冠服、醴醕、命字等亦必為西周冠禮已有的儀節，與今本〈士冠禮〉所載相異的，應該只是細節。

三、需要先秦學者特別訓解的詞語

詞語的使用，其語意隨著時間的進行而變動，因而古籍需要後人以當代語言加以訓解，其事自古已然。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說：「洚水者，洪水也。」這些例子散見古籍，頗為零星。較為成文的，以《國語·周語下》晉羊舌肸對單靖公的家臣解說《詩經·周頌·昊天有成命》最為典型：

其詩曰：「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，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，於緝熙亶厥心，肆其靖之。」是道成王之德也。成王能明文昭，能定武烈者也。夫道「成命」者而稱「昊天」，翼其上也；「二后受之」，讓於德也；「成王不敢康」，敬百姓也；「夙夜」，恭也；「基」，始也；「宥」，寬也；「密」，寧也；「緝」，明也；「熙」，廣也；「亶」，厚也；「肆」，固也；「靖」，穌也。其始也，翼上德讓，而敬百姓；其中也，恭儉信寬，帥歸於寧；其終也，廣厚其心，以固穌之。始於德讓，中於信寬，終於固和，故曰「成」。

羊舌肸的解說，「夙夜」以上是文意的詮釋，「基，始也」到「靖，穌也」則是以當時語言解說古語的詞義。他所以不厭其煩的逐句甚至逐詞解說，是因為〈昊天有成命〉「是道成王之德也」，乃西周早期的作品，對春秋時一般人士而言，已是數百年前的古語，若未經特別研究，則無法準確了解。

以此例來讀先秦禮書，我們也可發現對當時人而言乃是不易了解的古語資料。如《大戴禮》中〈夏小正〉一篇便有以下情形：

雉震响。震也者，鳴也。响也者，鼓其翼也。

魚陟負冰。陟，升也。

農緯厥耒。緯，束也。

時有俊風。俊，大也。

寒日滌凍塗。滌也者，變也，變而煖也。

農率均田。率者，循也。

初俊羔，助厥母粥。俊也者，大也。粥也者，養也。

綏多女士。綏，安也。

來降燕。…降者，下也。

越有小旱。越，于也。

執陟攻駒。…陟，升也。

浮游有殷。殷，眾也。

啟灌藍蓼。啟者，別也，陶而疏之也。灌也者，聚生者也。

頒馬。分夫婦之駒也。

狸子肇肆。肇，始也。肆，遂也。言其始遂也。其或曰，肆，殺也。

陟玄鳥蟄。陟，升也。

時有養夜。養者，長也，若日之長也。

此一情形，若解釋為〈夏小正〉的作者自作自注，自然不切實際，因為先秦古籍中只有自問自答之例，並無自注之例。合理的解釋是，被解說的詞語屬於古語，乃是早期〈夏小正〉的原文，而解說的詞語則屬後加，因而傳世的〈夏小正〉其實包括了早期的原文和其後的詞語解說兩部分。因此，若僅以其後的詞語解說來斷定〈夏小正〉的寫作時代，無疑將把它的主

體部分的原文的真正著成時代推遲了許多。³

被解說的詞語的年代究竟可以推到何時，需要逐詞研究。姑以上舉〈夏小正〉所見「陟」、「降」二詞為例，王國維先生上揭文曾舉《周頌》「念茲皇祖，陟降庭止」、「陟降厥士，日監在茲」及《大雅》「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」之例，指出「古又有陟降一語。古人言陟降，猶今人言往來，不必兼陟與降二義」。換言之，早在西周早期「陟降」一詞已有作偏義複詞使用的例證。依語言發展的規律，偏義複詞的產生，不僅較該複詞的使用為晚，較組成該複詞的各單詞尤晚。〈夏小正〉中，「陟，升也」三見，「降者，下也」一見，則可知原被解說的「魚陟負冰」、「執陟攻駒」、「陟玄鳥蟄」、「來降燕」數語的時代，必在西周，甚至更早。此數語時代既早，則上列各該語之時代亦不致太晚，因而又可據之檢視其它篇章。

以「灌」字為例，〈夏小正〉載「啟灌藍蓼。啟者，別也，陶而疏之也。灌也者，聚生者也。」亦即「灌」有「聚」義。《大戴禮·千乘》：「循其灌廟。」盧辯注：「循，順也。灌，聚也。順其昭穆，聚群廟之主於太廟，而行大祭之禮。」比對〈夏小正〉，盧注有其依據。儘管從全篇的行文用語觀察，〈千乘〉篇的「著成年代」可能已到戰國時期，但「循其灌廟」一語卻可以是自西周以來長久沿用的古語。再以「頒馬」一詞為例，〈夏小正〉載「頒馬。分夫婦之駒也。」則知《周禮·牧人職》「頒馬攻特」亦屬古語。前人言《周禮》多古字，其實古語亦不少。

四、對話中保留的古語

《三禮》與《大戴禮》中，雖然有許多孔門論禮的對話，但那是以當時語言進行的討論，譬如《禮記·曾子問》之類，篇中除了禮儀的專門術語以外，並無本文所稱的古語。其實，真正關於禮儀進行時的對話的記載並不多，《儀禮·聘禮》「賓者曰：寡君從子，雖將拜，起也」句下鄭注：「此禮固多有辭矣，未有著之者。是其志而煥乎，未敢明說。」賈疏：「云此禮固多有辭矣者，謂此《儀禮》之內，賓主之辭固多有辭矣。但周公作經，未有顯著明言之者，直云辭耳。此及〈公食〉皆著其辭，此二者是志記之言，煥乎可見。云未敢明說者，據此二者，觸類而長之，餘辭亦可以意量作，但疑事無質，未可造次明說，故上注每云：其辭未聞也。」足見禮儀進行中其實有許多對話，但有的對話成了套語，固可記載，而有的對話

³ 〈夏小正〉的研究者，一般將被解說的詞語稱為「經」，解說的詞語稱為「傳」。關於經、傳的區分及二者的著成時代，說者不一，可參莊雅州：《夏小正新論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第1章〈夏小正之經傳〉。筆者同意沈文偉先生的意見：「〈夏小正〉一書（就其經文言）應與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一樣，看作是我國最古的文獻資料之一，因它被收入大戴《禮記》中而貶低其價值是不對的。」參氏著：《薊閣文存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6年），〈讀未刊稿記·宋書升《夏小正箋疏》〉，頁1002。但《尚書》與《詩經》中的各篇章，時代也有不同，因而〈夏小正〉經文的年代也無法一言論定。

需要行禮時隨機應變，並不固定，所以古人撰作禮書時對這類的對話很少記載，因此鄭注每云「其辭未聞也」。儘管如此，禮書中仍有若干「辭」的記載，本文將依據有限的資料舉例說明儀式進行中對話裡保留古語的情形。而牽連所及，也順便提出其敘述文字也有夾雜古語的情況。

《儀禮·聘禮》描述執行聘禮的使節團向它國借道的經過如下：

若過邦，至于竟，使次介假道。束帛將命于朝曰：「請帥。」奠幣。下大夫取以入告，出，許，遂受幣。……士帥，沒其竟。

鄭注：「帥，猶道也。請道已道路所當由。」筆者按：「帥」乃「引導」之意。「猶道也」即「猶導也」，「請道已道路所當由」即「請導已道路所當由」，「士帥」謂「士任引導之責」。又，〈聘禮·記〉「訝帥之」，鄭注「帥猶道也。」亦與「士帥」之「帥」同義，但二者乃敘述語，非對話語。在先秦古籍中，未見「請帥」這種用法，則「請帥」當是外交習用的古語。又，《儀禮·士昏禮》記父命子親迎：

父醮子，命之曰：「往迎爾相，承我宗事，勗帥以敬，先妣之嗣，若則有常。」

鄭注：「相，助也。宗事，宗廟之事。勗，勉也。若，猶女也。勉帥婦，道以敬，其為先妣之嗣，女之行，則當有常。深戒之。《詩》云：大姒嗣徽音。」此處「帥」亦訓為「道」，亦即「導」，可見「帥」是正式禮儀場合的常用詞。如果再從「相」為「助」義早見於《周頌·清廟》、《大雅·生民》，「勗」為「勉」義早見於《尚書·周書·君奭》來看，父命子親迎的一段話應是長久沿用的古代禮儀套語。

《禮記·內則》記大夫或士的接子禮，子生三月之末，妻以子見於父，有以下文字：

妻抱子出自房，當楣立，東面。姆先相曰：「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。」夫對曰：「欽有帥。」父執子之右手，咳而名之。妻對曰：「記有成。」遂左還授師，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，妻遂適寢。

以上所見的「欽有帥」，鄭注解為「欽，敬也。帥，循也。言教之敬，使有循也。」「記有成」，鄭注解為「記猶識也。識夫之言，使有成也。」二者正屬賈疏所謂的「煥乎可見」的較為固定的措辭一類，應是長久沿用的古代禮儀用語。從二語出發，再檢視〈內則〉該段以下的文字，有記君對適子、庶子（不含世子）的接子禮：

適子、庶子見於外寢，撫其首，咳而名之，禮帥初，無辭。

又記教育的次第：

十年，出就外傳，居宿於外，學書記，衣不帛襦袴，禮帥初，朝夕學幼儀，請肄簡諒。

以上兩段均有「禮帥初」一語，應是成語。鄭注「禮帥初，遵循先日所為也。」則「帥」訓為「循」，與「欽有帥」之「帥」義同，似乎暗示「禮帥初」一語時代也不晚。另，《儀禮·覲禮》述天子對入覲的侯氏有以下記載：

天子賜舍，曰：「伯父，女順命于王所，賜伯父舍。」

天子使大夫戒曰：「某日，伯父帥乃初事。」

天子曰：「非他，伯父實來，予一人嘉之。伯父其入，予一人將受之。」

擯者（傳達天子語）曰：「予一人將受之。」

天子辭於侯氏曰：「伯父，無事，歸寧乃邦。」

其中「帥乃初事」，鄭注：「戒，猶告也。其為告，使順循其事也。初，猶故也。」「歸寧乃邦」，鄭注：「乃，猶女也。」其中「帥」、「乃」、「事」均為西周禮儀習用語，《尚書·召誥》有「越自乃御事」，師虎（簋）有「先王既令乃且考事，……今余佳帥并先王令」，毛公鼎有「女毋敢弗帥用先王乍明并」，可證。至於天子自稱「予一人」，見《尚書·康誥》，康王時器大盂鼎作「我一人」；稱諸侯為侯氏，與《大雅·韓奕》稱入覲的韓侯為「侯氏」同；稱侯氏為「伯父」，與《尚書·康王之誥》康王稱各方諸侯同；則可證明〈覲禮〉時代不晚。

從以上所述來檢視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所記文王之對王季、武王之對文王所執的子禮：

食上，（文王）必在視寒煖之節。食下，問所膳，命膳宰曰：「末有原。」應曰：「諾。」然後退。武王帥而行之，不敢有加焉。

鄭注：「在，察也。……末，猶勿也。原，再也。勿有所再進，為其失飪，臭味惡也。……帥，循也。」此處「末有原」它處未見，「末」與「原」的訓詁亦與戰國時代的用法有別，應是古語。若再考慮「帥」（詳上文）「在」（詳下文）在禮儀場合使用的例證，則不應將該段文字的年代定得太晚。〈聘禮·記〉記聘禮中的「辭」有以下的記載：

子以君命在寡君，寡君拜君命之辱。

鄭注：「此贊君拜聘享辭也。在，存也。」

君以社稷故，在寡小君。

鄭注：「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。」以上兩個「在」字，鄭注訓為「存」，乃「存問」之義，其實與〈文王世子〉的「在」為「察問」之義相同，乃是古禮習用的詞彙。則〈聘禮〉所載的「辭」亦是其來有自。

五、長期使用的敬語

「敢」和「不敢」都是行禮時對人自稱的習慣用語，「敢」意為冒昧、斗膽，「不敢」表示不會造次、不會僭越。二詞起源很早，《尚書·周書》各篇屢見，但不都是行禮時的用語。確實在行禮之上的，西周初期的令彝有「敢追明公賞于父丁，用光父丁」之文，可能是昭穆時期的效尊有「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」之句，便可證明禮書中「敢」和「不敢」這兩個敬語的淵源。

但禮書所見，「敢」有時卻是「不敢」的意思。〈聘禮·記〉「辭曰：非禮也。敢。」鄭注云：「敢，言不敢。」對人自稱不敢既可言「不敢」，又可言「敢」，若從文法或邏輯分析，似乎不通。清·翟灝以為乃是語急而省：

古有以語急而省其文者，《左傳》莊二十二年「敢辱高位」，二年「敢辱大官」，注皆云：「敢，不敢也。」《儀禮·聘禮》辭曰：「非禮也。敢。」注亦云：「敢，言不敢。」又《論語》「患得之」，亦言「不得」。《左傳》「若愛重傷，則如勿傷；愛其二毛，則如服焉」，「如」亦言「不如」。今語如此類甚多。⁴

行禮之嚴肅場合，豈容有如此多的「語急而省其文」？翟說自不可取。若將「敢」讀為「曷敢」作反問辭，則行禮場合中反問它人似不禮貌，而且從下舉文例的口吻看，也不是用反問辭可以解釋的。筆者以為：「不敢」與「敢」都是周初以來不離口的敬語，廣見於西周文獻和金文，但久經交替使用以表敬意或自謙之後，「敢」遂逐漸產生「不敢」的意思。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

戒賓曰：「某有子某，將加布於其首，願吾子之教之也。」賓對曰：「某不敏，恐不能共事，以病吾子，敢辭。」主人曰：「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。」賓對曰：「吾子重有命，某敢不從。」宿曰：「某將加布於某之首，吾子將蒞之，敢宿。」賓對曰：「某敢不宿興。」

這裡的「敢辭」、「敢宿」的「敢」有冒昧、大膽的意思，「敢不從」、「敢不宿興」的「敢」則是不敢的意思，二者都只用「敢」字。這種例子，不勝枚舉，如《禮記·雜記下》：「寡君固

⁴ 清·翟灝：《通俗編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百部叢書集成據清乾隆李調元輯刊函海本影印），卷1。

前辭『不教』矣，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。」二戴《禮記》的〈投壺〉篇均載賓固辭不獲已，曰：「某固辭不得命，敢不敬從。」以上的「敢」也都是不敢的意思。

此處筆者要說明的是，「敢」之有「不敢」的意思，是「久經交替使用以表敬意或自謙之後」形成的，如果以周初的文獻和銘文並無其例來比對，則上舉〈士冠禮〉、〈雜記〉、〈投壺〉所見的用法應不會早到昭穆以前，然而《左傳》既有其例，那麼春秋時此種用法便已形成無疑，而不是「語急而省其文」。

六、結論

關於《三禮》及《大戴禮》的「著成年代」，依照古代或近代學者較可靠的記載與論證，大多是在戰國時期，也許有少數幾篇如《禮記·王制》或《大戴禮·禮察》、〈保傳〉等已到了漢初，或是如近年郭店、上博戰國簡所反映的現象，戰國的寫本到了漢初又有少許的增刪更動。但這種對文獻年代的討論，基本上是「辨偽學」中處理「下限」的思惟。關於「下限」的論證，其優點是提供學者使用資料在年代上的底線，以避免使用晚期的資料去論證早期的歷史，就此點言，有其學術上的嚴謹性；至於缺點，則因先秦文獻大多經歷輾轉傳寫增改的歷程，其內容具有層累性，今本並非其本來面目，若過於執著「下限」，則不能反映出該文獻在歷史上的真正意義，勢將影響學界對先秦歷史文化的了解，而有過猶不及之弊。

關於內容的層累性，禮書因為禮儀性質的關係，恐怕在各種文獻中居冠，因而執著「下限」，對古禮的研究的影響將比對其它文獻的研究為大，因此更應有另一面向的思惟。就目前而言，有何進路，仍然有待開發。本文僅揭出禮書中有許多較「著成年代」為早的「古語」的現象；這個現象，如果解釋成「著成年代」的作者因發思古之幽情而使用「古語」，恐不恰當；合理的解釋，應是該禮儀有較「著成年代」更早的淵源。至於其淵源與演變究竟如何，正是需要研究者用力之處。

以本文開頭筆者舉出的「跪。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。興」為例，「跪」、「拜」、「興」的模式在有文獻記載的時代已然（筆者認為此禮早形成於遠古），如果考慮用語的年代，則「叩首」見於西漢，再考慮明代以前一般情況下的「拜」、「頓首」等是以雙數二、四為節，清朝始以三為節，則「跪。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。興」的「形成年代」是在清朝；然而僅僅斷言此禮「形成年代」在清朝，其實只說明了「三叩首」這部分，「跪」（即先秦之「坐」）、「一叩首、二叩首」（即古之再拜、頓首頓首）、「興」這部分並沒有講清楚；反過來，如果執著於「興」早見於先秦、「叩首」見於漢代，便主張「跪。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。興」起源於先秦兩漢，同樣是不合理的。因為同樣的理由，所以上文論禮書中「敢」與「不敢」時，即兼顧了「上限」與「下限」。總之，筆者以為研究古禮，應盡可能的將其淵源與演變釐清。

茲再以二戴《禮記》都有的〈投壺〉篇為例，表明本文的觀點，作為結束。王鏊近著《禮記成書考》認為：

〈投壺〉成篇于戰國中，與〈鄉射禮〉、〈大射〉的成篇時間接近。

《禮記·投壺》的經文部分，約成篇于戰國中期，後在流傳中，出現兩種不同的版本，附有各自的記文，記文也是戰國時期之作。漢代，它們分別被收入大、小戴《禮記》，並流傳到現在。⁵

王書的主要論據是〈投壺〉的文風與〈鄉射禮〉相近，以及有戰國銅投壺與有投壺圖案的提梁壺的發現。由於王書的主題是「成書考」，若論〈投壺〉的「著成年代」（下限），筆者並無太多意見，但筆者以為可以在此基礎上往前探討。首先，王文已舉出《左傳》昭公十二年記載晉侯與齊侯投壺之事，諸侯享宴時賓主既能相與投壺，則投壺之禮必在此前業已形成多時。而且晉侯投壺時，穆子賦詩：「有酒如淮，有肉如坻；寡君中此，為諸侯師。」齊侯投壺時，賦詩：「有酒如澠，有肉如陵；寡人中此，與君代興。」則〈投壺〉載行禮時奏樂，當是淵源有自。再者，〈投壺〉載敗而當飲者奉觴（大戴作觚）曰「賜灌」，鄭玄注：「灌猶飲也。言賜灌者，服而為尊敬辭也。《周禮》曰：『以灌賓客。』」⁶按：《論語·八佾》「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」，《禮記》〈郊特牲〉及〈禮器〉「灌用鬱鬯」，〈明堂位〉「灌用玉瓚大圭」，「灌」均指以酒獻神與尸供其飲用，不指以酒獻人供其飲用，《儀禮》所載諸飲酒禮儀以酒飲人或受人獻酒亦不用「灌」字，則可以推論以酒獻神與尸供其飲用謂之「灌」，必在以酒獻人供其飲用謂之「灌」之後，亦即「灌」有「飲」義在「灌」為「獻」義之前，然則投壺時口稱「賜灌」其起源必早於孔子時。綜合上述，則不妨推論〈投壺〉篇可能在春秋時即已具有芻形了。

⁵ 以上兩段引文，分見王鏊：《禮記成書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，頁121及128。

⁶ 筆者按：《周禮·春官·典瑞》作「以裸賓客」。古「灌」、「裸」二字可通假，詳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。